

利。在上海和兰州分别隔离 14 天后，她终于赶在除夕夜之前解封回到家，吃上了家乡的饺子。

## 一边想要去俄化 一边日常说俄语

提到为什么选择到乌克兰留学，汪筱芬介绍她的本科学校有国外公派留学项目，学习俄语的她顺其自然地选择了有“小俄罗斯”之称的乌克兰。不过在选择留学专业时，她选择学习新闻。“在这个政治军事不断有冲突矛盾的国家，我每天都会接触大量的新闻，这是一个开阔视野、锻炼思维的过程，对我的专业学习很有帮助。”

汪筱芬目前还在基辅一家中国驻俄分公司的宣传部实习，主要负责翻译乌克兰新闻。说到乌克兰媒体，汪筱芬表示乌克兰媒体更多转译的是西方媒体报道，而西方媒体有时会恶意抹黑中国，比如之前新疆棉花事件。在课堂上，汪筱芬的一位乌克兰老师就曾问过与她同班

的新疆同学，中国人是否真的对新疆人采用奴隶制度？“我的老师怎么也算高级知识分子，但他还是对西方媒体的‘洗脑’防不胜防。”

“他们不喜欢普京，也不喜欢俄罗斯人，但他们日常会说俄语。”这是汪筱芬在基辅观察到的有趣现象。虽然乌克兰规定官方场合必须说乌克兰语，学校也必须学乌克兰语，但有些人只习惯说俄语。基辅的民众认为使用哪种语言是自己的权利，不说乌克兰语，并不代表不爱国。

与之相反的则是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。这里的反俄情绪与乌克兰中东部相比，更为高涨。在利沃夫理工大学留学 6 年的余献宁对此深有体会。2016 年他刚到利沃夫时，能看到一些有关 2014 年乌“亲欧盟示威”的纪念碑，还能在街上看到一些建筑物或条幅上有 2014 年克里米亚危机的痕迹。他所在的大学也只开设乌克兰语和英语双线课程供学生选择，从没有俄语课程。“在利沃夫听不到当地人说俄语，即使他们都懂，即使他们会。”

苟利武解释说：“这并不难理解。

与俄罗斯文化同源的乌克兰在独立后，采取了很多去俄化措施。选择把乌克兰语列为官方语言，同时限制俄语及其他语言的使用只是其中之一。”他还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大量的俄语词汇被引入乌克兰语，在乌克兰人尤其是东部、中部和南部乌克兰人中形成的一种名为“苏几克”（Surzhyk）的乌俄混合语沿用至今。如果不是专业学习乌克兰语的人，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无法准确区分俄语和乌克兰语词汇。

当问及身边有没有乌克兰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俄乌局势，汪筱芬说富人坐私人飞机逃离乌克兰的新闻出来后，乌克兰网络上流传了一个视频，视频中是泽连斯基拿着大喇叭在基辅里找人，但是基辅人都逃光了，一个人都找不到。当时汪筱芬觉得蛮搞笑的，但视频下一些乌克兰同学们和民众的评论，又让她惊讶——“乌克兰不怕入侵”、“我周三还要参加考试，我往哪里跑？”……

研究东欧历史的丁嘉琦表示曾和他的乌克兰朋友聊起过，这位朋友认为此次俄乌危机是克里米亚战争危机的一个延续。苟利武称：“2021-2022 年乌克兰危机确实是 2013-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延续。2013-2014 年乌克兰危机的两大遗产分别是克里米亚事件和顿巴斯冲突。此次危机正是源于旷日持久的顿巴斯冲突。”

基于目前俄乌形势发展，苟利武判断乌克兰危机很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。只是可怜乌克兰的民众，许多人也没明白，为什么生活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……（文中许曜、汪筱芬、褚晨为化名）

下图：乌东地区年近八旬的老奶奶也参加射击训练，据称是为了提前防御俄进攻。

